



鳴鏑風雲錄

梁羽生 著

壹





梁羽生
作品集



45

鳴鏑風雲錄

壹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鸣镝风云录/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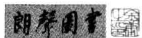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7-0

I. ①鸣…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73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5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貽来

鸣镝风云录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江郁之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61.75印张 1748千字 插图38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142.00元(全五册)

目 录

第 一 回	珠帘半卷香车过 响箭连飞剧盗来	1
第 二 回	纤纤素手挑狐目 赫赫凶狼犯虎威	17
第 三 回	抱病新娘终袖手 拦途好友斗机心	35
第 四 回	荒原镖客惊鸣镝 月夜佳人响珮环	49
第 五 回	往事成尘休再问 此心如水平东流	67
第 六 回	恩仇纠结芳心碎 刀剑争雄胆气豪	83
第 七 回	琼浆有效医心病 宝镜何缘托玉台	101
第 八 回	忤情无计筹良策 结客存心访侠踪	115
第 九 回	逝水移川怀禹绩 醇醪结客感朋谊	133
第 十 回	毒手伤人疑玉女 神刀化血慑群豪	149
第十一回	邪正须分行侠义 雌雄莫辨惹相思	167
第十二回	芳心何属空惆怅 好梦从来是渺茫	185
第十三回	诚朴少年能补过 机伶玉女探因由	199

第十四回	心似断云空出峡 身如飞絮已无家	215
第十五回	意冷神伤谁可语 人亡家破太堪哀	229
第十六回	帮主生疑真或假 神偷作证是耶非	245
第十七回	难解疑团惊毒手 重逢老父在囹圄	263
第十八回	香闺帐底偷窥秘 名画尘污见隐情	281
第十九回	非为旧情怜弱女 回思往事起疑云	295
第二十回	宝石环中藏诡计 水帘洞里斗魔头	309
第二十一回	香闺名画谁偷换 月夜幽林慧婢来	327
第二十二回	雅室调弦迎远客 游蜂戏蝶是何心	343
第二十三回	巧扮丫鬟投古堡 痴情公子赠奇珍	357
第二十四回	物换星移情也老 鹊巢鸠占悔应迟	377
第二十五回	翻云覆雨嗟棋局 暗箭明刀占鹊巢	391
第二十六回	阴谋劫宝联双恶 欲晤良朋屈己身	405
第二十七回	薄命佳人遭陷害 痴情公子苦相随	419

第一回 珠帘半卷香车过 响箭连飞剧盗来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永遇乐》

白云伴秋雁，黄叶舞西风。西风残照中，淮右平原上，影绰绰的有二三十骑人马，簇拥着一辆骡车正在红草覆盖的荒原上，向南奔驰。这是一支镖局的人马，走在前面的四个“趟子手”（走镖时喝道开路的伙计）拉长了声音叫道：“虎啸中州——虎啸中州！请江湖朋友借道！”荒原上唯见乱鸦惊飞，除了这支镖局的人马，连一只野兽的影子也没发现。但“趟子手”按照走镖的规矩，走进了这个可能有“藏龙卧虎”的草莽之中，还是不能不提起精神，卖气力地吆喝。

他们这个镖局本来是开设在洛阳的，洛阳号称“中州”，故而喝道的是“虎啸中州”四字，让江湖的朋友一听，就知道是洛阳的“虎威镖局”的镖车过境。

这趟保镖由“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亲自出马。孟霆是镖局世家，二十年前，在他父亲死后，镖局曾经一度歇业。孟霆在江

湖上闯荡几年，闯出了比他父亲更大的名头，回转洛阳，恢复故业。“虎威镖局”的生意更加兴旺，声名也更远播四方了。从洛阳到淮右的颍上平原，数千里路，仗着孟霆的声名和“虎威镖局”几十年的字号，虽然是在烽烟遍地的乱世，一路上也得以平安无事。不过，这条路线是“虎威镖局”以前未走过的，所以孟总镖头还是不得不特别小心在意。

那辆骡车是上好的梨花木特制的宫车，车中铺有锦垫，车厢悬有珠帘，华丽堂皇，和普通的骡车有天渊之别。

珠帘半卷，车轮滚动，车厢里响起了环珮叮咚，原来坐在车上的是个年约二十的富家小姐，从半卷的珠帘中望进去，隐约可见她那羞花闭月的艳丽姿容。此时，这位小姐正在弹着琵琶，弹的就是辛弃疾这首《永遇乐》词谱成的曲调。这辆骡车后面跟着两个老苍头，他们是这位小姐带来的家人。其中一个听曲低吟，不觉潜然泪下。

辛弃疾是南宋的大词人，他的每一首词都几乎传遍大江南北，会歌辛词的不知多少。不过，以这位小姐的身份，此时此地弹奏辛弃疾这一首词，却使得孟总镖头不无有点诧异。

这首词是辛弃疾驻兵瓜州时候的作品，其时距离南宋在采石矶大破金兵之役已有二十余年，当年的主将虞允文早已去世，辛弃疾已年过六旬，故此颇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感慨。辛弃疾回顾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盛事豪情，而今人事全非，眼看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无人支撑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兴亡之感，家国之悲，遂令他不禁生出无穷感叹。对南宋的国运，也隐隐有着“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预感。

这样沉郁雄奇，苍凉悲壮的词章，只适宜于关东大汉用铁板铜琶弹奏出来，如今在一个深闺弱质的纤纤十指之中弹出，却是大不相称。而且这位富家小姐是即将做“新娘子”的身份，一路上她都是羞答答、怯生生的模样，话都不愿意多说半句的，如今在这荒原之上，却突然有兴致弹奏辛弃疾的雄词，孟霆自是不能不感到几分诧异。

琵琶声歇，那老苍头叫骡车停下，上前说道：“小姐，你今天好点吗？现在该吃药了。”车中的少女咳了几声，说道：“比昨天似乎好了一些，心头还是烦闷得很。”苍头倒了一碗药酒，给她几片药片，和酒服下，叹口气道：“小姐，你一向娇生惯养，如今要你在荒年乱世，奔波万里地到扬州完婚，真是委屈你了。”这位准新娘子颊晕轻红，娇羞无语，轻轻放下了珠帘。

孟霆手下的镖头石冲悄悄说道：“这位韩姑娘的病今天似乎更重了，面色很不好呢。现在天色已晚，不如就在这里找个地方过一夜吧。”孟霆摇了摇头，说道：“前面的老狼窝是个险地，要歇息也得过了老狼窝再说。这段路虽然不大好走，但她躺在车上，稍微忍受一点颠簸，想来还是受得起的。”

石冲笑道：“凭着总镖头的威名，老狼窝那班强人总得给咱们几分薄面。而且那位程舵主门槛极精，听说他下手之前，必定打听清楚，没有油水的买卖他是不肯做的。他又不是好色的人，难道他要劫这位生病的新娘子吗？”

孟霆道：“话不是这么说，咱们受人之托，必须忠人之事。劫了货物咱们还好赔，劫了人咱们可是赔不起啊！即使那位程舵主不伸手，咱们也不能不预防万一。还是过了老狼窝再歇吧。”石冲不敢多言，于是这一行镖队继续赶路。

镖队提心吊胆地进入了老狼窝，这是一个流沙冲积成的荒原，两面丘陵夹峙，好像一条巨蟒张开大口。里面长满高逾人头的红草，也不知里面有没有埋伏人。

出乎孟霆的意外，竟是风不吹草不动地过了老狼窝。镖队在一片野林之中歇下来了。

依孟霆的意思，本来还是想往前走的，因为离老狼窝不过十余里，还未走出那股强人的势力范围。但因一来天色已黑；二来跑了一整天，人纵未疲，马也累了；三来这条路是他们第一次走镖，人地两生，在这险恶的荒原上走夜路尤其不便；四来那位韩姑娘身体又感不适，需要休息。有这四个原因，孟霆不能不顺从众意，在这野林歇马。

石冲笑道：“仰仗总镖头虎威，把这窝野狼吓住了。连一头狼

子狼孙，都不敢露面。”

孟霆沉吟道：“是呀，这的确是有点出乎我的意外。我以为他们即使不来骚扰，至少也会有人露面，出来‘盘个海底’（黑道术语，查问来历之意）的，哪知风不吹草不动地就过了老狼窝，正因此事颇是反常，我心里着实有点忐忑不安呢。”

石冲道：“程老狼想必早已打探清楚，咱们这趟走镖是你总镖头亲自出马的，保的又不是什么‘红货’（值钱的货物），只是一个‘病新娘’，他们也犯不着做这个没油水的买卖。”

孟霆摇了摇头，说道：“去年大都三家镖局联保的一支镖，就是在老狼窝失事的。这三家镖局的实力只有在咱们虎威镖局之上，决不在虎威镖局之下，程老狼也敢把他们所保的‘红货’全都吃掉。所以你说他是怕了我们，这个恐怕不见得吧？咱们保的虽然不是‘红货’，但咱们所受的保银却是比那三家镖局所受的红货更大。一支‘镖’值不值钱，是要看它所受的保银多少而定的。何况货物有价人无价，倘有失事，这支‘镖’咱们是赔不起的。程老狼门槛极精，他若打听清楚的话，不会不来动手。”

石冲道：“但咱们毕竟是过了老狼窝了。在那样险要的地方，他们不设埋伏，想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

孟霆叹口气道：“但愿如此。”

此时那两个老苍头正在忙着替他们的小姐煎药，药材是他们从洛阳带来的，每晚宿店之时，必定要煎熬药茶给他们的小姐喝。路上煎药不便，才用药酒药片替代，今晚在荒原找不到客店，镖队在这里扎营，燃起篝火，那两个老苍头一歇马也就生火煎药了。

孟霆计算行程，说道：“还有三天，就可以把这位姑娘送到扬州。路上不出岔子，咱们也得求上天保佑，保佑这位姑娘身体平安才好。唉，不瞒你说，我保镖以来，最担心的就是这一次了。咱们可是担着两重关系的呀！一要路上无人劫‘镖’，二要新娘子平安送到她丈夫家里。石镖头，你在镖行二十多年，资格比我老，保这样的‘镖’，恐怕还是从未有过的吧？”石冲笑道：“是未有过。不过，别人不敢保咱们来保，这才亮得起咱们虎威镖局的招牌！”

孟霆默然不语，脑海里翻起了在洛阳接受保这个最古怪的

“镖”的那一幕。

这一日阴雨霏霏，这样的天气已是连续多日了，洛阳最繁盛的一条大街，街上也是行人寥落，开设在这条大街上的虎威镖局，已经有一个多月未接过生意，今天又碰上这样坏的天气，眼看是没有客人登门的了，镖头们都闷得发慌，聚集在镖局后面的暖阁聊天。

有的人谈起时局，据说蒙古的西征大军已经班师回国，就要移师南向，侵犯中原。有的人谈起绿林盟主蓬莱魔女已经发出了绿林箭，号召各路英雄，团结一致，外抗蒙古，内抗金兵，保境安民。有的人谈起各处义军，如今都在揭竿而起，眼看天下大乱的局势已成。

石冲是虎威镖局资格最老的一个镖头，却叹气道：“天下大乱，咱们要管也管不来。可是却把咱们的镖局害惨了。路途不靖，商旅裹足，哪里还有买卖可做？寻常的逃难人家，财物无多，用不着保镖。富豪们又大都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打算，与其冒着在路上被劫的危险，不如守在家里，蒙古鞑子来了，受点损失，或者也还不至倾家荡产。何况天下大乱，逃难又能逃向何方？镖局没有生意可做，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几个月，恐怕咱们就要喝西北风啦。”

大家正在唉声叹气，趟子手忽然来报有贵客上门，来的是父女二人，带着两个老苍头。他们乘的两乘轿子，是抬到镖局的内院才歇下来，让那女子露面的。

父亲自称姓韩，名大维，道达来意，原来他是要镖局送他的女儿到扬州就婚。

孟总镖头也曾考虑过这个关系太大，洛阳到扬州，迢迢万里，路上怎保得毫无差错？人不比货物，货物被劫可以凭着镖局的面子讨还，讨不回至多也是赔偿损失，新娘子倘若被劫，即使可以讨回，新郎还肯要么？

可是那韩老头子千求万求，说是镖局若不肯保，他是无法送女儿到扬州的，女儿的终生就要误了。他愿出二千两黄金作酬，镖队出发之时即付黄金千两，另外一半，回来之时付清。

孟霆一来是却不过韩大维的求情；二来镖局几个月没有生意，也实在需要钱用。二千两黄金做保银，这是“虎威镖局”自从开

设以来，从未做过的大生意，考虑再三，孟霆最后终于是答应下来了。

一路上孟霆提心吊胆，幸而有惊无险，数千里长途，竟然没出过半点事情。如今最险恶的老狼窝也过去了，只要程老狼不来找他的麻烦，前面已没有大股强人，再过三天，就可以平安抵达扬州了。

但老狼窝虽然过去，还未曾走出他们的势力范围。程老狼孟霆虽未会过，却深知他的手段狠辣，他手下有四个儿子，号称青狼、黑狼、黄狼、白狼，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黑道白道全不卖账的魔君。

正在孟霆忐忑不安之际，忽地就听得一声响箭，划破长空。

“趟子手”连忙扬起镖旗吆喝：“虎啸中州，虎啸中州，请江湖朋友借道！”镖旗上绣着一头斑斓猛虎，斗大的一个“孟”字迎风招展。

响箭过后，只听得人马喧腾，脚步声马蹄声杂成一片，草原上出现了一股强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步行的是早就在红草丛中埋伏的。这股强人，转眼间便即一字漫散开来，把野林的出口封住了。

为首的那个强盗头子身材很高，身披狼皮外套，头戴一顶熊皮筒子帽儿，帽檐压着霜白的两鬓，估量他的年纪，总有五十开外。但满面红光，双眼奕奕有神，却是丝毫不现老态。镖队中有两个老资格的趟子手认得此人，正是老狼窝的瓢把子程老狼程彪。程彪后有四个汉子，最小的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多岁，白脸膛，浓黑眼眉，目似朗星，丰神俊秀。这是白狼程玉。最大的一个年近四十，青面獠牙，相貌丑陋，和程玉的俊秀相映成趣。这是程老狼的大儿子青狼程浩。中间两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一个披着黄色的狼皮斗篷，一个穿着黑貂皮袍。这两个人是程老狼的二、三两子黄狼程挺与黑狼程苏。

老狼程彪手持一支旱烟袋，烟杆子三尺多长，核桃般粗，黑黝黝的也不知是竹是木是铁？程老狼吸了两口旱烟，溅出几点火星，哈哈笑道：“猛虎过狼窝，我程老狼大着胆子，倒要来冒犯冒犯虎

威了。这位就是孟总镖头吧？听说总镖头凭着一面镖旗，走遍大江南北，威镇中州，江湖上无人不钦仰大名。可惜在下缘浅，地方又远，不能到中州瞻仰虎威。想不到今日在此野地相逢，真是三生有幸！”程老狼自报外号，毫无避忌，的确是一派绿林枭雄的气概！

孟霆连忙施礼答道：“不敢。虎威镖局的招牌不过是江湖朋友赏面捧起来的。这次路经贵地，来不及备帖拜山，还望程舵主见谅，借个道儿。待孟某回来，自当再行拜山之礼。”

程彪道：“好说，好说。孟总镖头是镖局世家，想必知道江湖规矩？”

孟霆道：“请舵主指教。”

程老狼嘿嘿笑道：“我们一班苦哈哈的兄弟请总镖头赏赐，让他们也好混混日子。不敢要多，只按规矩，把你所保的货物分个一半就行。”

孟霆道：“实不相瞒，我们保的不是红货，是护送一位娘子到扬州去的。这趟保镖，不过是给朋友帮忙性质。货物可分，人可不能撕开两半，请程舵主见谅，高抬贵手。”

程老狼面色一沉，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说什么给朋友帮忙，你若是不贪姓韩的钱财，怎会给他护送女儿？不错，人不能撕开两半，但黄金却是可以分开两份的。你把一千两黄金留下，我立即放你们过去！”

孟霆好生惊诧，要知他受了那姓韩的二千两黄金保银，这是一个业务上的秘密，外面的人照理说是不可能知道的，但现在这程老狼一开口就索取一千两黄金，恰好是他所要求的半份，这不分明是已知道了他的秘密吗？

可是那二千两黄金的保银，孟霆只是先收了一半，另外的一千两要待回到洛阳，完成任务之后，才能向那姓韩的讨取的。已收到的那一千两黄金，在镖队出发之时，早已分发给各人做安家费了。如今即使是罄各人身上所有，也凑不到一千两银子，却怎能交出一千两黄金？

孟霆苦笑道：“程舵主开价未免太大了吧？我们镖局的弟兄也是苦哈哈的，还望程舵主高抬贵手……”

话未说完，程老狼已是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程某人的说话，向来是说一不二。咱们以前虽然未曾有过交易，但总镖头想来也应有所耳闻！”

孟霆沉住了气，想道：“以我们镖队的实力，未必就斗不过程家五狼。但一动起刀枪，死伤只怕是难免的了。尤可虑者，韩姑娘非但一点不会武功，她还是有病在身的。当真大打起来，只怕吓也吓死了她。”

孟霆打定了委曲求全的主意，抱拳说道：“咱们走江湖的哪里不交个朋友，程舵主看得起我，我本应如命。无奈手头不便，还望程舵主宽限一些时日。待我们回到洛阳之后，再把一千两黄金奉送到贵寨如何？”

这已经是等于答应了程老狼所提的条件了，不过把付款的日期推迟而已。镖队里的人想不到总镖头如此示弱，大家都是愤愤不平。不料这程老狼还是不肯应允，只见他面孔一板，随即冷笑说道：“那也行呀！不过，我们按规矩可要把你这支‘镖’先扣起来，待你将一千两黄金送到，便即发还。另外，你的这面镖旗么，对不住，我也要把它留下了。”

虎威镖局凭着这面镖旗走遍大江南北，几十年来，从来未有人敢对它小觑，如今这程老狼居然说要将它留下！这一来，泥塑的人儿都会冒火，孟霆登时翻了脸，虎眉一扬，纵声笑道：“程舵主，这是你有意要较量我了，嘿！嘿！你要想留下虎威镖局这面旗，那也不难……”

眼看双方已经说僵，就要动手的了。忽听得又是一片蹄声，孟霆抬眼一看，只见迎面半里之外，高逾人头的红草丛中，突然又出现了两骑快马，飞一般地来到，从群盗身旁掠过，跑到了程老狼的面前，这才勒住了坐骑。骑在马上的人红颜白发相映成趣，一个是年过六旬的老者，一个却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程老狼见他们来到似乎也是吃了一惊，笑道：“周老爷子，你们的耳朵倒是扯得好长啊！”

那姓周的老者淡淡说道：“你是怕我的手伸得长吧？”

程老狼赔笑说道：“周老爷子说笑话了。这点小生意你老人家

哪会放在眼内？实不相瞒，我做这趟买卖充其量也不过是得到一千两金子的好处。你老人家的手指缝儿放宽一些，就不止漏出这点金子了，你还在乎？”

姓周的老者双眼一翻，说道：“这么说，你是不欢迎我们祖孙到这里来了？”

那小姑娘“蔑”着小嘴角笑道：“狼性最贪，爷爷，程老狼是怕咱们分他的金子，不得不捧捧你老人家。他是要用说话先堵住咱们的嘴。”

程老狼对付镖队的那股凶霸霸的神气此时已不知到哪里去了，这小姑娘讥刺他，他竟是不动怒，依然赔笑说道：“哪里，哪里。周老爷子和你风姑娘来到，我是欢迎之至。风姑娘今年十七岁了吧，有了婆家没有？”

那小姑娘嗔道：“程老狼你瞎扯什么？正经事你避而不谈，却扯到我的身上，乱语胡言，你以为我不敢打你一个老大的耳刮子！”

程老狼哈哈笑道：“风姑娘，我这是和你说正经事呀。这点金子，你爷爷是不会放在眼内的。但你们来了这一趟，我也不能不表示一点敬意。我是打算待你风姑娘出阁之时，稍稍送点薄礼给你添妆，多的我送不起，五百两金子请你赏面收下。”

程老狼一出手就答应送这小姑娘五百两金子，可见得他对这祖孙二人是何等忌惮了。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听了，不觉好生诧异，心里想道：“这姓周的老者是个什么人呢？程老狼都这样惧怕他，要向他讨好？”孟霆交游极广，对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即使没有见过，十九也都知道，但他想了又想，却是猜不透这祖孙俩的来历。

那小姑娘又冷笑道：“程老狼，你倒说得漂亮。你说你欢迎我们，却为何逃出狼窝，跑到这儿做案？这不是分明躲避我们吗？”

程老狼装作惶恐的神气，说道：“哎哟，原来你们已经到了老狼窝了？恕我不知，有失迎迓。我是怕惊动了你的爷爷，所以特地走远一点做案。风姑娘，你可别要误会。但你既然来了，这五百两金子，我总是要送给你压嫁箱的。”

那小姑娘道：“谁稀罕你的五百两金子？”

程老狼道：“那么，请问周老爷和风姑娘来意如何？我总不能

叫凤姑娘空着手回去。”

那小姑娘道：“不错，我当然不能空着手回去。我不要金子，我要人！”

程老狼吃了一惊，道：“你要人？要什么人？”

那姓周的老者这才笑道：“程舵主，实不相瞒，我本来不想来的，小凤吵着要看新娘，我只好陪她来了。”

程老狼诧道：“哪里来的新娘？”

那小姑娘道：“你装什么蒜，在骡车上的这位韩姑娘不就是新娘子么？我听说新娘子长得美貌，特地来看新娘的！”

恰好一阵狂风吹过，卷起了珠帘，众人把眼望去，只见新娘子端端正正地坐在车上，面上虽带病容，却也不露惊惶的神色，看她的样子，对外间的一切，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孟霆本来担心她会吓昏了的，如今见她端坐如常，不禁大感意外，想道：“这新娘子倒是有点胆量。”

那小姑娘啧啧赞道：“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个美人儿，爷爷，我喜欢这位姐姐，我想接她到咱们家里住几天。”

老者笑道：“那你得问问这位孟总镖头，人家是负责护送这位新娘子的。”

孟霆不知道他们祖孙的来历，见这老者说得客气，连忙说道：“不错，我们是受了她家人所托，要送她到扬州完婚的。这个，可不便，可不便——”

那小姑娘笑道：“我和她都是女子，我和她作伴，有什么不便？我只接她去住几天，也耽误不了她的婚事。我会亲自送她到扬州小东门的谷家去，用不着你费心。这对你不是更好么？最少你就不必害怕这一窝野狼把新娘子抢去了。”

孟霆见这小姑娘说得出新娘子的夫家所在，更是吃惊，心里想道：“怎的他们好似全部知道底细？难道韩家、谷家都不是普通的人家，韩家要嫁女儿的消息，他们早就注意了？”

孟霆还未答话，那白狼程玉已是忍耐不住，说道：“凤姑娘，你想做这宗买卖我们也是无可如何。可是按江湖上的规矩，也总有个先来后到之分。”原来程玉见了这样美貌的新娘，不禁怦然心

动。起初他本来是和他父亲一样，志在钱财不想劫人的，如今却是想抢这个新娘做他自己的娘子了。

那小姑娘双眼一翻，冷冷说道：“你不答应，是不是？”

程老狼连忙说道：“凤姑娘别开玩笑，咱们说正经的，你让这位新娘子过去，我送你五百两金子添妆，你就别难为人家了吧。”

那小姑娘冷笑道：“谁稀罕你五百两金子？我接这位姑娘回去，倒过头来，我送你五百两金子，你就别管这桩闲事了！”

程玉叫道：“不行，不行！人有面，树有皮，程家寨做的买卖叫人半路截了去，以后咱们还能在江湖上立足吗？爹爹，你可千万不能答应！”

程玉深知那老者的厉害，但心想以自己父子兄弟五人，拼他们祖孙两个，还是赢面占多。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忽听得健马嘶鸣，又是一个不速之客来到。这人却是个年约三十左右的白面书生，手中摇着一把折扇，一来就笑道：“新娘子在哪儿？让我也看看！”

骡车上的少女刚刚放下珠帘，但已给这书生膘了一眼。这一眼登时把他的灵魂勾上九霄，乐得他哈哈笑道：“妙呀，妙呀！标致的大姑娘我见得多，像这样的美人儿却是罕见。程老狼，我送给你一千两金子，这个美人儿你就让给我做新娘吧！”

程老狼怒道：“放屁，我是给你拉皮条的吗？你这骚狐要采花走远一些，老狼窝百里之内，我姓程的可不许你伸手！”

这满面邪气的书生摇了摇手中的折扇，打了个哈哈说道：“程老狼，你别假正经。你想人财两得，这样的如意算盘是打不通的。不如你要黄金，我要美人，各得其所，岂不是好？”

程老狼对这书生本来颇有几分顾忌，如果那姓周的老者不在此地的话，说不定他会与这书生讨价还价。但现在当着外人，这书生说得太过难堪，他好歹是一寨之主，却怎丢得下这个面子？当下气呼呼地喷出了一口浓烟，说道：“你这骚狐懂不懂黑道的规矩？这个热馒头还轮不到你吃，我说不许你伸手就不许你伸手！”

那书生嬉皮笑脸地道：“我偏要伸手，你又怎样？”

程老狼未曾答话，那小姑娘已先说道：“姓安的你还要伸手也

成，可得先留下一样东西！”那书生歪着眼睛笑道：“什么东西？你凤姑娘要的，就是天上的月亮，我也得给你摘。”那小姑娘冷笑道：“我要的就是你的两个‘招子’（眼珠），好，你挖下来吧！”

那书生笑道：“挖了招子，可就看不见美人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凤姑娘，你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吧？”

那小姑娘道：“谁和你开玩笑？爷爷，他不肯自己挖掉眼珠，只好咱们替他动手了！爷爷是你动手还是我动手？”那老者道：“别忙，他现在还没伸手呢！”言下之意，这书生若是动手抢人的话，他就要挖掉他的眼珠！这书生虽然嬉皮笑脸，外表很不在乎，其实心中却也是有几分害怕，给这小姑娘一吓，只好停下脚步。

孟霆听了“骚狐”二字，心中一动，想了起来：“敢情这个妖里妖气的书生就是江淮一带著名的采花贼野狐安达？若然是他，可又是一个劲敌来了。”原来这个野狐安达有一手独门的点穴功夫，轻功更是非常之好。

孟霆估量了一下双方的实力，心里想道：“一窝野狼再加上一个妖狐已是极难对付，这姓周的老者武功深浅未知，但程老狼和这妖狐对他都似颇为忌惮，以此看来，他的武功最少也不在程老狼之下了。”

孟霆虽然毫无取胜的把握，但虎威镖局的声誉却是决不能在他的手上葬送的。

眼前这三伙强盗吵吵闹闹，争着要黄金，要美人，根本就不把镖队的人放在眼内，孟霆不禁勃然大怒，一声长啸，说道：“哪位要想伸手，可得先问一问我手中这把利剑点不点头。”他这啸声乃是备战的讯号，镖队的人登时散开，四个镖头保护那辆骡车，其余的人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趟子手和车夫则双手抱头，各自找了个地方遮掩，蹲了下去。这是黑道上的规矩，劫镖的强人是只对付和他们动手的镖头的。镖局所雇佣的人，只要不是参加战斗，就可以免受杀戮。

姓周的老者笑道：“正主儿出头啦，咱们怎么样？”

程老狼磕了磕烟袋，说道：“虎落平阳，吓不了人。我程老狼倒想斗一斗这头猛虎。周老爷子，我若是给这头猛虎咬了，那时请